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文化与教育

「新校本」

錢穆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錢穆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文化与教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化与教育 / 钱穆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4

ISBN 978-7-5108-2946-8

I. ①文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文化—中国—文集②教育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G122-53②G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84666号

文化与教育

作 者 钱穆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1.5
字 数 229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946-8
定 价 24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，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

《文化与教育》于一九四二年初版，汇集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发表的有关文化与教育等问题的二十篇文章。一九七五年，钱穆先生将此书通体重读，稍作文字修正，交台北三民书局于翌年出版。编辑《全集》时，增入内容相近之文若干篇，形成共四十二篇的版本。

九州出版社

序

昔李塋尝言：“莱阳沈迅上封事，曰：‘中国嚼笔吮豪之一日，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。卒之盗贼蜂起，大命遂倾。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，授之塞外。’吾每读其语，未尝不为之惭且痛。”郭嵩焘亦云：“自宋以来，尽人能文章，善议论。无论为君子小人，与其有知无知，皆能用其一隅之见，校论短长，攻剖是非。末流之世，恨无知道之君子，正其议而息其辨。覆辙相寻，终以不悟。”穆髫龄受书，于晚明知爱亭林；于晚清知爱湘乡。修学致用，窃仰慕焉。而深味夫李、郭二氏之言，未尝敢轻援笔论当世事。国难以来，逃死后方，遂稍稍破此戒。譬如候虫之鸣，感于气变，不能自己。而人亦多翺以言者。积三四年，薄有篇帙，兹汇其有关文化问题者为上卷，其讨论学术趋向者附之。关于教育问题者为下卷，其牵及政风治术者附之。都凡二十篇，聊存一时之意见。而李、郭之言，固常自往来于余之胸中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钱穆识于思亲彊学之室

目录

序 / 1

上卷

- 一 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 / 3
- 二 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 / 12
- 三 建国三路线 / 21
- 四 东西政治精神之基本歧异 / 30
- 五 东西文化学社缘起 / 44
- 六 东西人生观之对照 / 47
- 七 战后新世界 / 60
- 八 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 / 75
- 九 新时代与新学术 / 89
- 一〇 中国民主精神 / 98

- 一一 齐鲁学报创刊号发刊词 / 111
- 一二 中国固有哲学与革命哲学 / 113
- 一三 中西文化接触之回顾与前瞻 / 126
- 一四 中国思想界的出路 / 134
- 一五 从两个世界说到两种文化 / 143
- 一六 如何建立人文科学 / 148
- 一七 新原才 / 154
- 一八 病与艾 / 161
- 一九 过渡与开创 / 165
- 二〇 现状与趋势 / 169

下卷

- 一 改革大学制度议 / 177
- 二 理想的大学 / 187
- 三 北大四十五周年纪念辞 / 197
- 四 理想的大学教育 / 199
- 五 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学 / 220
- 六 改革中等教育议 / 226
- 七 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 / 233
- 八 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 / 246
- 九 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 / 254

- 一〇 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 / 270
- 一一 复兴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语国文之教材问题 / 277
- 一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之师道 / 282
- 一三 中国之师道 / 289
- 一四 教师节感言 / 298
- 一五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师道 / 305
- 一六 中国之师道 / 313
- 一七 当前的香港教育问题 / 322
- 一八 香港专上教育瞻望 / 330
- 一九 香港金文泰中学一九五六年毕业典礼讲辞 / 334
- 二〇 香港某英文中学毕业典礼讲辞 / 338
- 二一 五华学院人文研究班文史学科三年修业纲领 / 340
- 二二 中国儒学研究计划大纲 / 349
- 跋 / 353

上
卷

一 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

—

国人对于中西文化之讨论，已历有年矣。或主文化无分中外，惟别古今。秦以来之中国，实相当于西洋之中古时期，是不啻谓中国进化落后，再走一步始成现代化之西洋。其文化之先后，即文化之高下。此盖本诸西洋进化派人类学家之主张。或谓中国当急速全盘西方化，此则视文化如商货，谓可携挟稗贩，自彼而至此。其意近于西国文化播散论者之见解。是果有当于中西文化之真象乎？抑切合于中国之实情乎？凡此姑皆不论。要之“进化论”与“播散论”之两派，已为西方谈文化者已往之陈言，迭经驳正，不足复据。盖此两说，有一共同谬误，即蔑视文化之“个性”。

若就世界现存文化类别分型，则断当以中国、印度、欧西为三大宗，时贤主其说者以梁漱溟氏之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

一书为最著。梁书颇滋非难，然谓中、印、欧三方文化各有个性，则其论殆无以易也。

夫文化不过人生式样之别，举凡风俗、习惯、信仰、制度，人生所有事皆属之。则世界各民族文化繁颐，居可想象。而必举中、印、欧为世界文化之三型者，盖论文化首当重二义：

一、文化当为大众所有。

二、文化必具绵历性。

当吾世而求其扩大群，历永世，可资衡论者，则无逾中、印、欧三方，此三方又各自有其独特之个性，亦有其共通之精神。其所独不外其通，亦必明其通而所谓独者随以显。文化之通则，必在其大群有以泯其内部小我个己之自封限、自营谋、一切自私自利心；而能相互掬其真情以为群，而后其群乃可大、乃可以绵历而臻于久。否则，分崩离析，如冰之泮，如花炮之爆发，刹那暂现，且不瞬息而解消以至于灭尽。其所以泯小我封限营谋一己私利之心者，则仍必探本人之内心本性之所固有，就其当境呈露而为教。否则如沐猴而冠，其势亦不常。

此人类内心本性所固有，而以泯其小我封限营谋一己私利之心者，在孔门儒家则谓之“仁”。非仁无以群；非群无以久；非久无以化；非化无以成文。是为人类文化之大源，亦即人类文化之通性。而人心之仁之当境发露，则又时时随其年寿对境而有异。大较言之，青年少年则常见于“孝”，壮年中年则常见于“爱”，老年晚年则常见于“慈”。曰孝、曰爱、曰慈，皆仁也。青年无不知孝父母，壮年无不知爱配偶，老年无不知慈伦

类。就其当境发露于不自觉之际，而亲切指点以为教，使其恍然于所以破封限，豁营谋，解脱其自私利之心，以直达夫明通公溥者，循是而推之，而“仁”不可胜用矣。中、印、欧三方文化大流，莫不汲源于此，而各有其所偏。

大抵中国主孝，欧西主爱，印度主慈。故中国之教在青年，欧西在壮年，印度在老年。我姑锡以嘉名，则中国乃“青年性”的文化，欧西为“壮年性”的文化，而印度则“老年性”的文化。又赠之美谥，则中国为“孝的文化”，欧西为“爱的文化”，而印度为“慈的文化”。中国之孝弟，西洋之恋爱，印度之慈悲，各得仁之一面。见其独，可以会于通，固未有舍人心之仁而可以转大群而演永化者。

二

哥德，北欧文学之圣也，著《少年维特》之书，维特以爱绿蒂而自杀。夫以一男爱一女，不能自解脱，而至于杀身以殉，其事在中国、印度，若皆不可以为训，而欧洲人读者，莫不奉其书为文学之圣。岂不以男女相爱，正为欧西一大教，抑且为欧西文化一柱石？方维特之爱绿蒂，维特仅知有绿蒂，不知有维特。方维特之自杀，维特仅知有对绿蒂之爱，亦惟此可以掏出其中心之爱，使之发达而成全。在彼知有爱，不知有自杀。维特之烦恼，非人人之所有，而维特之爱，则凡壮年男女皆有之。人必具此而后有以破“小我”之封限，豁其营谋，解脱其

一己私利之缠缚，而直入于无“人”“我”之仁。亦必人人具此，而后可以相与结成大群以演进灿烂之文化。哥德特借此以为教，彼其深入人心者，即文化之所资以发皇而茂遂，则彼乌得而不为文学之圣者，其书又乌得而不为文学之上乘？

有中国青年攘臂扼腕于吾侧，曰：“有是哉！子之言也。我常读《少年维特》之书，而吾心戚戚焉，奈何吾中国独长期束缚于儒家之礼教，抹杀人性，使之恹恹无生气。”嗟彼青年，乃羔羊之迷途者也。今之青年，好言恋爱，好言浪漫，我请举中国之浪漫恋爱史以告。孟子曰：“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。为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天下之士悦之。妻帝之二女，富有天下，贵为天子，无足以解忧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”又曰：“人少则慕父母。知好色则慕少艾。有妻子则慕妻子。仕则慕君。大孝终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。”读者试冥心思焉，若移瞽瞍为绿蒂，则大舜即维特。大舜之号泣，何异于维特之烦恼。惟一则为父子之孝，一则为匹配之爱而已。然则中国相传“二十四孝”以及“百孝”之故事，即抵一部西洋浪漫恋爱小说之汇编，此亦中国文化之柱石。若谓礼教可以吃人，维特之自杀，非即恋爱之吃人乎？印度佛门弟子之舍身殉法者多矣，非即慈悲之吃人乎？古兵法有之：“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孔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。”彼见有仁而已，何辨于死生？夫必如是，而后其群乃得以永生而成化。今之青年，闻孝弟则颦蹙而咒诅，闻恋爱则倾倒而讴歌，安在其不为羔羊之迷途？

或曰：“子言辨矣，我诚无以折。然孟子何不为近人情，效哥德之教人为维特之爱，而顾独教人为大舜之孝？”曰：善哉问！此固中、印、欧三方文化渊源之所异，请详言以毕吾说。中国民族起于黄河两岸之大平原，此大陆农业乡村文化之征。欧西文化源自希腊、罗马，是为海洋商业城市文化。二者绝不同。

农村之特征，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老于斯、聚子孙于斯、筑坟墓于斯，安土而重迁，效死而弗去。故农业民族之生命，常带青年性。何以谓之青年性？以其为子弟之时间也特久。古曰“五口之家”，则一夫一妇或一老而二幼，或一幼而二老。又曰“八口之家”，则一夫一妇上事老，俯畜幼，而又有兄弟之比肩而同室。此无论幼者之为子弟，即彼一夫一妇为一家之主者，亦既上事老人，则仍为子弟，仍是青年。大舜五十慕父母，是大舜五十而不失其为子弟之心境，则五十而青年也。故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”即大人而青年也。

滨海商业民族之情则异是。商人轻离别，唐之诗人已咏之，而滨海商人为尤甚。风帆远往，瞬息千里，长途涉险，存亡不卜。吾尝游于闽海之涯，问其渔村之习俗，夫出三月而不返，妻即别嫁。此非农村人情之所堪。晋重耳诫其妻曰：“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。”其妻曰：“我二十五年矣，又二十五年而后嫁，则就木矣。请待子。”狐死正首丘，农民之必返其故乡，乃使其妻守死以终待。航海驾涛者不必返，乃使其妻别嫁不终待。夫妇之伦既别，父子之情亦异。滨海之民，无老无少，莫

不有孑身长往之想。流离变迁是其常，家人团圆，非所思存。故其青年之与老人，皆有自由独立之概，皆壮年也，其一生之为壮年期者独久，故曰商业民族常带壮年性。中国与西欧之异在是。

而印度复不然。地居热带，民性早熟，十五六即抱子女为父老，三十、四十称寿考焉。当净饭王子以二十九岁一青年幽居宫庭，而其意想已臻老境。故曰：“我见一切世间诸行，尽是无常。”其人生观如是，故舍一切世俗众事，远离亲族，以求解脱，舍家而去。此全是老人态也。又其土肥沃，其产丰饶，不烦力穡，不烦远贾，而生事自足。兼以气候郁蒸，故其民常如老人之倦怠。然则印人之一生，独以老年为特久，故曰其带老年性。

三

三方环境不同，斯其巨人硕德之所以施教者亦别，而文化演进遂有分道扬镳异途并轡之势。

孔子，中国之大圣，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，是孔子终身常带一种青年气度。《论语》，中国之大典，二十篇首《学而》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有子曰：“孝弟为仁之本。”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，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，而不信乎？传，不习乎？”是孔门师弟子教训皆主为青年发。《论语》即一部青

年宝训。苏格拉底之教，主怀疑，尚对辩，此壮年人平等相与之态度。亚里士多德之名言曰：“我爱吾师，我尤爱真理。”此壮年人自信自立之气概。

孔子问皋鱼之泣，其门弟子之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。耶稣门徒愿归葬其亲，耶稣曰：“汝自随我，且俾死者自葬其死。”或问耶稣：“人可以休妻耶？”耶稣曰：“初造人类者，既造男，又造女。人当离其父母，而夫妇结为一体。”又曰：“丈夫当爱其妻如己体，故当离其父母而向其妻，二人连结如一体。”耶稣传教于沙漠海滨之商民与渔人，非奖其离父母，不足以作其壮往之气；非奖其恋配偶，不足以凝其生生之运。故耶稣以离弃父母恋爱配偶为教，终为欧西一大教主。释迦以离弃父母并离弃其配偶为教，而亦成为印度一大教主。然此皆不足以推行于大陆农村之民族。

有居大陆农国而推行是者，其人曰秦相商鞅。虽邀一时之利，而终不胜其弊。汉儒贾谊极言之，曰：

商君遗礼义，弃仁恩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。借父耒耜，虑有德色。母取箕箒，立而谇语。抱哺其子，与公并倨。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相讥。其慈子者利，不同禽兽者亡几。

何以耶稣、释迦唱之为教主，而商君行之资诟病？岂不以农村